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

Gao Lao Tou Ou Ye Ni Ge Lang Tai

[法] 巴尔扎克 / 著 杨晓妮 / 译



*the reading of good books is lik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finest men of
past centuries*



哈尔滨出版社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Gao Lao Tou Ou Ye Ni Ge Lang Tai

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著 杨晓妮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 / (法) 巴尔扎克著; 杨晓妮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7.9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ISBN 978-7-80753-024-4

I. ①高… ②欧… II. ①巴… ②杨… III. 长篇小说 - 作品集 - 法国 -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5918 号

策 划: 钟 雷

责任编辑: 范淑梅

封面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

(法) 巴尔扎克 著 杨晓妮 译

主 编: 钟 雷 副主编: 王丽萍 杨晓妮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号

邮政编码: 150090 营销电话: 0451-87900345

E-mail: hrbchs@yeah.net

网址: www.hrbch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5 字数 32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53-024-4

定价: 1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Gaolaoou Ouyeni Gelangtai

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

前言

巴尔扎克 (1799—1850), 19 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

他经历了法国近代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拿破仑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巴尔扎克出生于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 大学毕业后拒绝了家人为他选择的法律事业, 不顾家庭反对, 辞去工作专心写作。在一处贫民窟的阁楼上, 巴尔扎克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悲剧《克伦威尔》, 但未获得成功, 而后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 也未引起注意。为了获得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 他成为出版商, 经营印刷厂和铸字厂, 但均以赔本告终, 负债累累。这些债务像噩梦一样缠绕着巴尔扎克, 直到 1850 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1829 年, 巴尔扎克完成长篇小说《朱安党人》, 这部取材于现实的作品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 他将《朱安党人》和计划要写的一百五十部小说总定名为《人间喜剧》, 《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部小说以 1819 年底至 1820 年初的巴黎为背景, 通过退休面条商被两个女儿抛弃的故事, 展现了法国金融资产阶级当政时期的金钱关系和金钱对人心的腐蚀。

高老头是作者着重刻画的人物, 在他的“父爱”悲剧中, 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高老头原是个面条商, 大革命时期发了横财, 王政复辟

时期,失去了昔日的荣光。他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女儿身上。他疼爱她们,满足她们的奢侈欲望,还把大半的财产分给她们做嫁妆,自己却住进了伏盖公寓。但是,两个女儿信奉的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攀附权贵和获得金钱是她们的人生哲学。所以,一旦高老头的钱像“柠檬被榨干了”的时候,她们对自己的父亲也是连瞧都不愿瞧一眼。高老头在临死前才意识到:“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

拉斯蒂涅是作品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从外省初来巴黎时,他尚有年轻人的良心和纯朴观念。但是,“人生三课”:鲍赛昂子爵夫人“越没有心肝高升得越快”的告诫,逃犯伏脱冷“要弄大钱,就要大刀阔斧地干”的指点,以及高老头的悲惨遭遇,使他懂得了金钱的重要性,并且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学会了“豺狼哲学”。他在埋葬高老头的时候,也埋葬了“年轻人最后一滴眼泪”,他用更加利己主义的手段,向社会发起挑战。在这里,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这个“野心家”初出茅庐时的状态,生动地刻画了他的堕落过程。

《欧也妮·葛朗台》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另一部出色的作品。老箍桶匠葛朗台靠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成为索缪城的首富。他刻薄吝啬,把金钱看得重于一切,不惜逼走因父亲破产自杀来投靠他的侄儿,破坏了独生女欧也妮纯洁的初恋,葬送了她的青春和美好人生,酿成了守财奴的家庭悲剧。他所有的乐趣都集中在积聚财物上,死时留下一份偌大的家产,却无补于女儿的命运。作品塑造了葛朗台这一典型的吝啬鬼形象,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纯粹的金钱关系。葛朗台的形象是作品最大的成就,他的得势反映了复辟王朝时期金融资产阶级主宰一切的社会现实。

巴尔扎克的作品,注重典型环境的描写与典型性格的塑造,人物对话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常用夸张手法,善于在叙述中穿插议论,时有妙语警句进出,引人深思,惹人发笑。即使是大段铺陈和议论,也令人读得津津有味。

除《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外,《人间喜剧》中的主要作品还有《贝姨》、《邦斯舅舅》、《高利贷者》、《幻灭》等。

世界经典名著文库

Shi Jie Jing Dian Ming Zhu Wen Ku

巴黎圣母院

简·爱

昆虫记

傲慢与偏见

鲁滨孙漂流记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海底两万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羊脂球

复活

汤姆·索亚历险记

红与黑

飘(上、下)

高老头 / 欧也妮·葛朗台

福尔摩斯探案集

呼啸山庄

少年维特之烦恼

双城记

三个火枪手

苔丝

名人传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

神秘岛

八十天环游地球

格列佛游记

茶花女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基度山伯爵(上、下)

悲惨世界(上、下)

目录



Gaolao-tou Ouyeni Gelangtai

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1

欧也妮·葛朗台 207

高老头

SHIJIEJINGDIAN
MINGZHUWENKU

第1章

伏盖太太是一位老女人，娘家姓龚弗冷。40年以来，她一直在巴黎开一所兼包客饭的公寓，公寓坐落于拉丁区和圣·玛赛城关之间的圣·日内维新街。伏盖家的这所公寓，任何人都接待，从来没招过什么闲言碎语。然而30年间却不曾有姑娘们寄宿过，而且只有家里给的生活费少得可怜时，一个青年男子才会住到这儿。虽然如此，1819年这出悲剧开场的时候，公寓里的确住着一位可怜的少女。

尽管“悲剧”这个字眼近来被多愁善感与讴歌痛苦的文学家用得那么泛滥与牵强，以致无人相信；可是这儿不得不用。并非是在真正字义上说，这个故事有多大戏剧意味；但我这部书完成之后，京城内外或许有人会掉几滴眼泪。出了巴黎是否还有人读得懂这部作品，恐怕就很难说了。书中有不少考证与本地风光，只有住在蒙玛脱岗与蒙罗越高地中间的人才可以领会。这个著名的盆地，墙上的石灰随时都会落下，阴沟里全是黑糊糊的泥浆；到处是真苦难、假欢喜，而且总是那么忙乱，不知要多么重大的事故才能在那儿轰动一下。可是也有些微微的痛苦，因为罪恶与德行混在一起而变得伟大神圣，使非常自私的人也要定定神，生出一丝同情心；可是他们的感触不过是转瞬之间的事，就好像一只被一口吞吃的甜美的果子。文明如一辆大车，与印度的神车一样，碰到一颗比较不容易破碎的心，稍稍耽搁一下，马上把它压碎了，随即昂首阔步地前进。大概你们读者也是如此，雪白的手捧了这本书，埋在温暖的安乐椅里，想道：或许这部小说能够让我打发时光。读完了高老头的不幸隐私以后，你或许依然胃口很好地用晚餐，把你的无动于衷推卸给作者，认为作者过分夸张。哪知道这个悲剧不是故事，也不是小说，而是客观事实，真实到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身上或心里发现。

公寓的房子是伏盖太太的产业，位于圣·日内维新街的下段，就是地面从一个斜坡向弩箭街低下去的所在。坡很陡，而且崎岖不平，马匹很少上下，所以挤在慈谷军医院与先贤祠间的那些小街道非常清静。两座大建筑笼罩下的黄色调改变了周围的气氛，穹隆阴沉古板，使一切黯然无光，街面上石板干燥，阴沟里没有污泥与水，野草顺着墙根往上长。一到这个地方，连最没心事的人也会变得闷闷不乐。一辆车子的声音在这儿是件大事。屋子死气沉沉，墙垣全带着几分牢狱气息。一个迷路的巴黎人在这一带只看得见公寓或私宅，苦难或烦恼，等死的老人或想作乐却不得不用功的青年。巴黎城中找不出更加丑恶、更不为人知的街区了，尤其是圣·日内维新街，仿佛一个古铜框子，跟这个故事再合适不过。为使读者了解起见，尽量用灰黑的色调和沉重的描写并不过分，正如游客参观初期基督徒墓窟的时候，走下一级级的阶梯，光线渐渐暗淡，向导的声音越来越空洞。这个比喻的确非常贴切。谁又能说，枯萎的心灵和空无一物的骷髅，到底哪一个看上去更可怕？

公寓的侧面邻着街，前面靠小花园，房子跟圣·日内维新街形成直角。房子正面和小园之间有条中间略凹的小石子路，大约宽两米；前面有一条平行的沙石铺的小路，两边有风菖草、夹竹桃和石榴树，都种在蓝白的大陶盆内。小路靠街一头有一扇小门，上面钉着一块招牌，写着：伏盖公寓。下面还有一行：本店兼营客饭，不论男女，敬请惠顾。

临街的栅栏门上装着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白天你从栅栏门上看，可以看到小路另一头的墙上画着一个声音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龛，或许出自本街区一位画家的手笔。神龛内画着一个爱神像：浑身油彩斑驳，鉴赏家或许会把它看做爱情病的标记，那是在邻近的街上即可医治的。神像座子上的铭文已模糊不清，使人想起雕像的年代——伏尔泰在 1777 年回到巴黎而备受欢迎的年代。那两句铭文是：

无论你是谁，她总是你的师傅，
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可能是。

天快黑时,栅栏门换上了板门。小园的宽度正好是正墙的长度。园子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墙,另一边是与邻居分界的墙;大片的常春藤把那道界墙全部遮盖了,这在巴黎城中也算是一景,惹人注目。各处墙上都钉着果树枝与葡萄藤,小而密集的果实成为伏盖太太年年忧虑的事情,也是她与房客们的话题。顺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一条狭小的走道,走道尽处是一片菩提树荫。尽管伏盖太太出生在龚弗冷,但“菩提树”三字老是念成别的音,房客们再三从文法上加以纠正也白搭。两条走道中间,一大块方地上种着朝鲜蓟,左右种着被修成圆锥形的果树,四面又围着些莴苣、旱芹和酸菜。菩提树荫下有一张油漆成的绿色圆桌,四周放了几条凳子。在热得能孵化鸡子的大暑天,有钱喝得上咖啡的顾客,在这儿品尝咖啡。

房子共四层,顶上有一间阁楼,楼房正面用粗沙石建成,刷的那种黄颜色几乎使巴黎所有的房子都令人作呕。每层楼上都开着五扇窗子,全是小块的玻璃;细木条的遮阳撑得高低不一,杂乱无章。房子侧面有两扇窗,楼下的两扇安装着铁栅和铁丝网。正房之后有个大院,宽约20尺,那些猪呀、鸭呀、兔子呀,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块儿;院子里有用来堆木柴的棚子,棚子与厨房的后窗中间挂一个食品柜,下面淌着从洗碗池流出来的污水。邻着圣·日内维新街有扇小门,厨娘为了防止瘟疫必须冲洗院子的时候,就把垃圾从这扇门里扫到街上。

房屋的格局显然是为开公寓准备的。为了吸收光线,底层的第一间屋子装有两扇临街的窗子,通向园子的是一扇落地长窗。客厅的一侧通向饭厅,饭厅和厨房中间有个楼梯道,楼梯的台阶是由木板和擦得亮闪闪的彩色地砖拼成的。举目望去,客厅的景象更加萧条了:几张沙发和椅子上面包的马鬃布,满是一条条忽暗忽亮的纹缕。正中间放一张黑底白纹的云石面圆桌,桌上摆着一套白瓷小酒杯,上面的金线已剥落一大半,这样的酒杯现在还随处可见。这间房子的地板很差,四周的护壁板才有半人高,其余的部分糊着上油的花纸,上面画着《丹麦玛葛》主要的几幕,那些有名的人物都被着上颜色。两扇带有铁丝网的窗子之间的壁上,画着加理拔梭款待于理斯的儿子的盛宴。

40年以来这幅画时常引起年轻房客的嘲讽,将他们因贫穷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取笑一番,以显示出自己的身份比他们的处境高出很多。石砌的壁炉架上,有两瓶藏在玻璃罩下的旧纸花,中间放了一座非常俗气的半蓝不蓝的云石摆钟。壁炉内部非常清洁,可见除了重大场合难得使用。

这间房子里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怪味,该叫做“公寓味”吧。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使人发冷,闻起来又潮腻腻的,直往衣服里钻;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里的气味,酒菜以及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所有的房客特有的气味,与他们伤风时发出的气味混合成了令人作呕的味道,若加以分析,这种味道就不难形容了。话说回来,这间客室虽然使你恶心,但与隔壁的饭厅相比,你还是觉得客厅有点体面、芬芳,犹如贵妇人的小客厅那样。

饭厅全都装着护壁板,油漆的颜色已经无法分辨,只有一块块油迹画出的奇形怪状的图案。几个黏手的食器柜上摆着破裂的水瓶、雕刻花纹的金属垫子,以及很多都尔奈的蓝边厚瓷盆。在屋角放着一只小橱,有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里面存放寄膳客人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餐巾。里面还有一些用不着的家具,没处安插才被扔在这儿,与那些文明的残骸被丢弃在救济院里一样。你能看到一个晴雨表,下雨的时候会有个教士出现;还有些令人恶心的版画,配着黑漆描金的框子;一口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火炉;几盏布满灰土与油的挂灯;一张铺着漆布的长桌,上面油腻的厚度,足够爱淘气的医院实习生用手指在上面写名字;几把残缺不全的椅子;几块可怜巴巴的小脚毯,草辫似散非散;还有些破破烂烂的脚炉,洞眼碎裂,铰链零落,木座子已被烤得黑糊糊的了。这些家具陈旧、碎裂、霉烂、虫蛀,老弱伤残,奄奄一息,若详细描写,势必长篇累牍,有碍读者对本书的兴趣,恐怕性急的人不能原谅。

红色的地砖因擦洗和着色过多,到处坑坑洼洼的。总而言之,这儿是一片毫无诗意的贫穷,是那种锱铢必较的、浓缩的、千疮百孔的贫穷;虽然还没有泥浆,但已污迹斑斑;即使没有破洞,不会槛楼,也快要崩溃腐朽,变成垃圾。

这间房子最热闹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前后，伏盖太太的猫赶在主人之前抢先出现，它跳到食器柜上，把好几罐盖着碟子的牛奶闻嗅一番，呼啊呼啊，开始做它的早课。不久寡妇出现在房间里，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没有戴好的假头发，懒洋洋地趿着愁眉苦脸的软鞋。她憔悴多肉的脸，正中隆起一只鹰钩鼻，浑圆的小手，像教堂的耗子般胖胖的身材，蓬松饱满的面颊，颠耸耸的乳房，所有都和这寒酸气十足而暗里蹲着冒险家的饭厅合拍。她嗅着室内热烘烘的臭气，一点儿也不觉得恶心。她的面容似秋季初霜一样新鲜，周围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像舞女那样的满面笑容，一跃而变为像债主那样的横眉竖眼。总之，她整个人是公寓的化身，公寓是她的注脚；就如监狱里少不了牢头禁卒，你想象中绝不能有此无彼。这个小女人没有血色的肥胖，便是这种生活的产物，就好像染病是医院气息的后果一样。罩裙底下露出毛线织成的衬裙，罩裙又是用旧衣衫改制的，棉絮从裂缝中钻出来；这些衣衫又是客室、饭厅与小园的缩影，同时也泄露了厨房的内容和房客的品位。她在场时，这种场面也就齐全了。50岁上下的伏盖太太和一切经过忧患的女人相同，无神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气酷似一个以会装怒来敲竹杠的媒婆，而且她存心不择手段讨便宜，若世界上还有什么乔治或毕希葛吕^①能出卖，她是一定要出卖的。房客们却说她其实是个好人，他们也听见她和他们一样咳嗽、哼哼，便相信她也是个穷光蛋。伏盖先生起初是怎么样的人，她从未谈起过。他是怎么破产的？她说是遭了厄运。他对她不好，仅仅留给她一双眼睛好流眼泪，留给她这所房子好生活，并且给了她不必同情任何不幸人的权利，这是因为她说她什么苦难都受尽了。

一听到女主人急促的脚步声，胖子厨娘希尔维赶忙打点房客们的中饭。通常，寄宿房客只包晚饭，每月交30法郎饭费。

这个故事开始时，寄宿的房客共有七位。二层楼上是全房最好的两套房间，伏盖太太住小的一套，另一套住着古的太太，她去世的丈

① 乔治和毕希葛吕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物，因阴谋推翻拿破仑被判死刑。

夫在共和政府时代做过军需官。和她同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少女——维多莉·泰伊番小姐，她把古的太太看做母亲一般。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用每年是 1800 法郎。三层楼上的两套房间里，分别住着一个姓波阿莱的老年人和一个年纪在 40 左右、戴假发、鬓角染黑的男子，他自称是退休的商人，叫伏脱冷先生。四层楼上有四个房间：老姑娘弥旭诺小姐住了一间；以前做粗细面条和淀粉买卖，大家称他高老头的，住了另外的一间；另外两间是给“候鸟”预备的，留给像高老头和弥旭诺小姐一样只能付 45 法郎一月膳宿费的穷学生。除非伏盖太太没有办法，才乐意招留这种人，因为他们面包吃得太多。

那时，两个房间中的一个，住着一位从安古兰末乡下来到巴黎读法律的青年——欧也纳·德·拉斯蒂涅。他家人口众多，为了每年给他 1200 法郎的生活费，全家省吃俭用。他是那种因家境贫寒而只得埋头苦读的青年，从小就深知父母的期望，自己在那里梦想锦绣的前程，思虑学业的影响，选学科迎合社会未来的动向，以便捷足先登，谋利于社会。假如他没有独特的观察能力，没有在巴黎交际场中无孔不入的本领，我们这个故事就要缺少真实的色彩；这点真实性全部要归功于他敏锐的头脑，归功于他有种欲望想探索一桩惨事的内幕，而这件惨事是制造人与受害人一致讳莫如深的。

四层楼的顶上，有一间用来晾衣服的阁楼，还有做粗活的男仆克利斯朵夫与胖子厨娘希尔维的两间卧房。

除了七位寄宿的房客，伏盖太太旺季淡季统统算上共有八位法科或医科的大学生和两三位住在附近的熟客，包一顿晚饭。可以容纳一二十人的饭厅，晚餐时坐到 18 个人；午饭仅有七位房客，坐成一桌的情景颇有家庭气氛。每位房客跟着软鞋下楼，对其他人的衣着、神气、隔夜的故事，都要津津有味地谈论一番。这七位房客好像伏盖太太特别宠爱的孩子，她依照膳宿费的数目，对客人定下照顾和尊敬的分寸，如天文学家一般不差毫厘。而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心里也都怀着同样的打算。三层楼的两位房客一个月才付 72 法郎，如此便宜的价钱（只有古的太太例外）也只能在圣·玛赛城关，在产科医院和流民习

艺所中间的那些地段才能找到。这一点，足以证明那些房客或明或暗全受着贫穷的逼迫，因此这座房子内部的寒酸相，在房客们破烂的衣着上显露无遗。男人们穿着叫不出颜色的大褂，好像丢在高等住宅区街头巷尾的靴子，衣领磨破的衬衫，名不符实的衣服。女人们穿着黯淡陈旧、染过而又褪色的服装，饰以补过的旧花边，戴着磨得发亮的手套、总是暗黄色的领围和已经磨得有点儿透明的围巾。衣服虽然这样，但差不多个个都生得很结实，都已在生活的大风浪里经受过考验；冰冷严峻的脸，好像用旧而不再继续流通的银币一样模糊；干瘪的嘴巴配着一口尖利的牙齿。你看见他们就能体会到那些已经上演过的和正在上演的戏剧——不是在脚灯和布景前面上演的，而是一出活生生的、无声的现实生活戏剧，一出催人泪下的、冷酷无情的、连续不断的戏剧。

老姑娘弥旭诺，疲倦的眼睛上面套着一个油腻的绿绸眼罩，扣在脑袋上的铜丝真能把慈悲女神吓一大跳。身体只剩一把骨头，穗子零零落落似眼泪一般的披肩，犹如披在一副枯骨上面。起初她一定也漂亮过，现在怎么会形销骨立呢？因为荒唐胡闹吗？有什么伤心的事吗？是过分贪心吗？还是陷入情网不能自拔？有没有兜售过服饰？还是仅仅是个娼妓？是否因为年轻时骄奢过度，年老时才受到路人侧目的报应？惨白的眼睛让人发冷，一张枯萎的脸使人毛骨悚然，尖利的说话声好似丛林中冬天将至时的蝉鸣。她自称曾服侍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这老人被儿女们认为没有钱而抛弃。老人给她 1000 法郎的终身年金，到现在他的继承人还时常因此跟她争执，恶意伤害她。虽然她的面貌被情欲摧残得非常厉害，肌肤之间却还有些白皙与细腻的痕迹，让人觉得她的身上多少还保留着一些动人之处。

波阿莱先生几乎是架机器。当他走在植物园的小道上时，活像一个灰色的幽灵：戴着软绵绵的旧鸭舌帽，无力地抓着一根手杖，上面的象牙球柄早已发黄了；褪色的大褂遮不住空荡荡的扎脚裤，衣服在那里胡乱扯着；套着蓝袜子，两条腿摇摇晃晃就如同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上身穿着露出胸脯的白背心，粗纱颈饰好似枯草，同绕在火鸡脖



子上一样很别扭的领带，乱糟糟地扭在一起。瞧他那副模样，大家都在心里嘀咕，这个幽灵是否跟在意大利大街上溜达的哥儿们同样属于泼辣放肆的白种民族？是什么工作使他这样干瘪瘦小的？是什么欲望把他长满小球刺儿的脸弄成了黑沉沉的猪肝色？若把这张脸画成漫画，简直不像是真人。以前他是干什么的？没准做过司法部的职员，曾经手过刽子手们送来的账单——执行逆伦犯所用的蒙面黑纱，刑台下铺的糠，刑架上挂铡刀的绳子等等诸如此类的账单。他也可能做过屠宰场的收款员，或者当过卫生部门的副检察官吧。总之，这家伙好像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匹驴子，做了奴隶而从不知道主人是谁，仿佛是一个公众的灾殃或丑事都围着它转的轴心。总之，我们见了这样的人时常会说：“不过生活也少不了他们啊。”这些被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得僵死的脸，巴黎的上流人物是不知道的。巴黎真是一片海洋，即使丢下探海锤也无法测量它的深度。无论花多少心血到里面去寻找去描写，不管海洋的探险家是如何众多如何热心，都能随时找到一片处女地，发现一个新的洞穴，或是几束鲜花，几颗明珠，一些妖魔鬼怪，一些为文学上的探索者所忽略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伏盖公寓就是这些奇怪的魔窟中的一个。

其中有两张脸同多数房客和包饭的主顾形成鲜明的对比。维多莉·泰伊番小姐面色苍白，带些病态，像害干血癆的姑娘；经常的忧郁、局促的态度以及寒酸娇弱的外貌，使她脱不了这幅画面的主要色调——痛苦；虽说如此，她的脸也不显老，她的动作和声音也仍然是轻快的。这个不幸的女孩儿好像一株刚刚移植的灌木，只是由于水土不服而叶子萎黄了。黄中带红的脸色，灰黄的头发，太纤瘦的腰身，很有近代诗人在中世纪小雕像上发现的那种妩媚。灰中带黑的眼睛显出她是有基督徒式的温柔与隐忍的。她的服饰朴素而廉价，显出年轻的体态；她以和谐匀称取胜。只要心情愉快，她也非常动人；女人要有幸福才有美感，正如穿扮齐整才显得俊俏。若是舞会的欢情能把这张苍白的脸染上一些粉红的色调，若是考究的生活能使这对已微微低陷的面颊重新丰满泛起红晕，若是爱情使这双忧郁的眼睛再重新流